

台灣閩南語元音系統及陰、陽入聲調的變異與變化 ——台灣閩南語的字表調查分析*

陳淑娟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語文學系

本文討論台灣閩南語元音系統及陰、陽入聲調的變異與變化，我們根據近三年台灣閩南語的字表調查，運用音韻對稱以及分散理論分析台灣閩南語元音系統的變異與變化。台灣通行腔閩南語的/i、e、a、u、o、ɔ/六元音系統，結構不對稱平衡，/o/、/ɔ/過於接近、不易辨識。因此兩種優勢元音系統正在形成、擴張，一個是南部/i、e、a、ə、u、ɔ/的六元音系統，一個是[o]、[ɔ]混同為一的五元音系統。而台灣閩南語陰、陽入單字調會因為韻尾不同呈現不同的變化趨勢。喉塞尾的陽入單字調有的維持本有的陽入調，有的則讀為中長調[33]，或讀同陰入的中短調[32]，其中最優勢的變體是讀中長調[33]，有的方言點前述兩種或三種變體兼而有之；至於[-p]、[-t]、[-k]的陰、陽入單字調，也有部分的混同現象。文中並以鹿谷方言的實證調查，描述該方言陰、陽入單字調混同的趨勢。本文的主要貢獻有：(1)從較新的調查資料，找出台灣閩南語元音系統演變的兩個類型，即南部六元音系統及[o]、[ɔ]混而為一的五元音系統。(2)釐清不同韻尾陰、陽入單字調的變異與變化，描述分析陰、陽入單字調變化詞彙擴散的動態過程。

關鍵詞：台灣閩南語、元音系統、陰入、陽入、語音變化、語音變異、分散理論、詞彙擴散

1. 前言

台灣閩南語各方言長期接觸融合，逐漸形成台灣閩南語通行腔，¹ 通行腔以漳州腔

* 本文中使用的材料主要來自北京語言大學語言研究所“漢語方言地圖集數據庫”，在此對地圖集中負責調查台灣閩南語的史皓元、秋谷裕幸以及曹志耘先生表示誠摯的謝意，同時也感謝《漢語方言地圖集》的所有工作人員。而本文關於鹿谷陰、陽入單字調變異與變化的問卷調查，由筆者及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及其教學研究所碩士班的涂文欽同學合力完成，在此也感謝涂同學的協助。最後，感謝鹿谷鄉農會林秀薇總幹事及和雅國小楊學詩老師在調查期間的熱心協助，讓我們的調查可以順利進行。

為主，混入少部分的泉州腔，形成所謂不漳不泉、亦漳亦泉的特點。台灣閩南語各方言的不同音類在接觸過程中，彼此競爭、互相滲透，通行腔還在繼續融合發展中。對於台灣閩南語通行腔的發展變化，學者有不同的觀察和預測，例如關於台灣閩南語的元音系統，張屏生（2000）、董忠司（2001）認為南部的央元音[ə]逐漸形成優勢音，此優勢音的勢力在逐漸擴大中；然而對於台灣通行腔元音系統的變化，洪惟仁（2003a）提出老泉音的崩潰，但是並未做出通行腔元音系統朝台南音系統變化的預測。台灣閩南語通行腔的元音系統朝怎樣的方向變化？確實如張屏生、董忠司所言：南部的六元音系統/i、e、a、ə、u、ɔ/逐漸形成優勢音？或者台灣閩南語通行腔/i、e、a、u、o、ɔ/的不對稱系統還有朝其他元音系統變化的可能？我們需要更多新的資料進一步討論。

另外，關於台灣閩南語陰、陽入聲調的變化，² 廖瑞昌（2004）的調查顯示，台灣閩南語現今普遍的趨勢是[-p]、[-t]、[-k]尾的陰、陽入單字調有趨於不分的現象；喉塞尾的陽入單字調有趨向於讀成非塞音尾的現象。這個研究結果與過去的文獻紀錄不同，過去的調查研究只有提到台中地區陰、陽入不分，其他各地都是陰、陽入有別（詳見 2.2 文獻回顧）；洪惟仁（2003a）提出台灣閩南語有喉塞尾陽入調朝中長調變化的趨勢，但是並沒有提出陰、陽入不分的預測（詳見 2.2 文獻回顧）。究竟台灣閩南語陰、陽入單字調的變化是呈現怎樣的趨勢？我們很難在大部分地區陰、陽入有別，以及陰、陽入普遍趨於混同如此不同的觀點中，找到兩者之間的聯繫，或者看到變化的過程，我們需要更多新的調查資料和進一步的研究，才能回答現今台灣閩南語陰、陽入聲調變化的問題。

語音變化不是一夕之間完成，而是發生在逐漸的變化。關於台灣閩南語陰、陽入聲調的變化以及元音系統的發展，我們在近期語言調查的資料，應該可以看到一些變化的證據。因此我們運用史皓元等人在 2005 及 2006 年對台灣閩南語十一個方言點的調查（曹志耘 2008），作為討論台灣閩南語陰、陽入聲調以及元音系統變異與變化的基礎。之所以引用這批調查報告，是因為我們認為要討論台灣閩南語現在及未來的變化，應該盡可能採用較新的調查資料，例如洪惟仁、曹逢甫、王旭、何大安 2001、2002，洪惟仁 2002、2003a、2003b，或者張屏生 2000、2007a、2007b……等，都是討論台灣閩南語變化較新的調查資料。語言在不斷的接觸融合，如果我們以老輩典型發音人的語言來作為台灣各地閩南語的代表，那麼近幾年的調查資料會比幾十年前的資料更貼近台灣閩南語的現狀，更適合用來分析或預測台灣閩南語現在及未來的變化。因此，我們歸納整理現階段

¹ 台灣閩南語通行腔，或稱之為台灣閩南語優勢音、優勢腔、通用腔、普通腔等，本研究稱為「台灣閩南語通行腔」，簡稱「通行腔」；不過討論到語言接觸之後，哪一種方音較具競爭力，可能持續擴大勢力範圍時，我們則稱之為優勢音。

² 本文討論的陰、陽入聲調的變異及變化，只限於單字調，因為陰入、陽入的連讀變調分別得十分清楚，沒有特殊的變化，所以不在討論範圍內。

台灣老輩發音人陰、陽入單字調以及元音系統的變異，³ 從中分析音變的過程與趨勢。

以下我們首先說明本文運用的理論，並回顧關於台灣閩南語元音系統以及陰、陽入單字調變異與變化的相關研究，其次說明研究方法，再者說明我們的研究結果與討論，最後總結本文的研究成果。

2. 理論與文獻回顧

我們首先說明本文運用的音韻對稱 (phonological symmetry)、分散理論 (adaptive dispersion theory) 及詞彙擴散 (lexical diffusion) 理論。其次，再回顧過去有關台灣閩南語元音系統及陰、陽入單字調的調查研究，以及對其變化趨勢的相關文獻。

2.1 理論

本文主要運用音韻對稱、分散理論及詞彙擴散理論，討論台灣閩南語變異與變化的兩個問題，以下分別說明三者。

2.1.1 音韻對稱

音韻對稱是一種語言歷史發展中的普遍現象 (Hockett 1966)，它泛指在語言的音位系統中，音位的排列往往會形成對稱的傾向。以元音系統為例，同一個舌位高度常會同時出現前元音以及後元音，因此若有前高元音/i/就往往會有後高元音/u/，有前中元音/e/就往往會有後中元音/o/。Schane (1973) 提出在語言中常見的「基本三元音典型」(basic three-vowel pattern)，在世界各國語言中，/i/、/a/和/u/是最常見的三個元音，有些語言甚至僅以這三個元音組成元音系統。Schane 認為語言元音系統的基本架構之所以是/i/、/a/和/u/，原因就在於他們相互之間形成最大差距。/a/為一低元音，和/i/、/u/這兩個高元音形成對比；而/i/和/u/之間又存在著前後以及展圓唇的差異，這三個元音構成了元音系統的基本架構。

同樣地，在 Katamba 的研究中 (1989)，大部分語言的元音系統不是三角形便是方形，而且多為一個對稱的結構。然而不對稱的情況也並非不常見，例如 Maddieson 的調查中 (1984) 便發現，低元音常分布在中間的位置 (75.1%)，而非對稱的前、後位置。

³ 本文探討台灣閩南語元音系統及陰、陽入的變異與變化，其中變化(change)在過程中總會產生並體現在共時變異(variation)中(徐大明 2006: 5-12)，而變異不必然發展成變化。

此外，在 Eugene (2004) 等人對音韻對稱的定義中，音韻系統之所以形成對稱的現象有兩個功能，其一是爲了方便辨識，因爲當音位分布在整個系統的端點時，這差異很輕易便能被分辨出來；其二則是在發音取得最佳經濟效益，因爲若重複使用同一發音部位或發音方式，便能輕易發展出更多音位。

2.1.2 分散理論

我們在討論台灣閩南語元音系統的變化時，引用了分散理論。此理論概念最早由 Liljencrants 和 Lindblom 等人提出 (Liljencrants and Lindblom 1972, Lindblom 1986、1990)，他們認爲元音系統的形成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那就是元音之間若有最大的對比，那麼它們在辨識上的混淆便能降到最低。然而此理論並無法解釋爲何有些語言擁有衆多元音，它們之間的距離並沒有爲了要呈現最大對比而擴開。例如 Swedish 有九個元音，Danish 有十個元音，但它們全都擠在狹小的元音空間 (vowel space) 中 (Disner 1983)。之後分散理論便做了理論上的修改，認爲元音之間不一定要有最大的對比，只要之間的差距足以辨識不同元音即可；也就是說，元音之間擁有足夠的對比而非最大的對比 (Lindblom 1989、1990)。後續我們將運用分散理論討論台灣閩南語元音系統的變異與變化。

2.1.3 詞彙擴散理論

王士元 (Wang 1969) 提出詞彙擴散論，他認爲語音突變、詞彙漸變，語音變化並不是突然遍及所有具有這個音的詞彙，而是先影響一部份的詞彙，再從一個個詞彙逐漸擴散出去。詞彙擴散的過程可分爲三階段：未變、變體共存 (未變和已變的形式並存)、已變。當語音變化仍在進行時，新舊形式會交替並存，此即詞彙擴散的動態過程 (王士元、沈鍾偉 1991)。變體共存現象是詞彙擴散論的核心部分，語音變體可以透過兩種方式存在：(1)個人變體：某一個詞可以讀未變的語音，也可以讀成已變的語音。(2)社會變體：某一個人將某一詞讀爲未變的語音，另一人將同樣的詞讀成已變的語音 (沈鍾偉 1995: 44)。這兩種變體形式的共存爲音變提供了可能性。在音變的過程中，還沒有被音變規律擴散的詞彙形成暫時的殘留；如果因有其他音變競爭而造成阻力，部份詞彙可能未被擴及而造成永久殘留，這些沒有參與變化的詞彙，就變成音變規律的例外。我們認爲如果台灣閩南語陰、陽入趨於混同，也應該會經歷未變、變體共存、已變的不同階段，而語音變化仍在進行時，新舊形式會交替並存，因此我們嘗試從現在的台灣閩南語調查資料找到變化的過程。

2.2 文獻回顧

本文主要探討台灣閩南語元音系統及陰、陽入單字調的變異與變化，以下分別說明這兩方面的相關文獻。

2.2.1 台灣閩南語元音系統的變異與變化

關於台灣閩南語元音系統的演變，張屏生（2000）認為台灣閩南語部分次方言/o/元音展唇化，變為/ə/，此央元音逐漸形成優勢音；董忠司（2001）也提出類似的看法，他認為台南的/ə/可能還在台灣各地繼續擴大其勢力範圍。然而洪惟仁（2003a）的研究討論了老泉音央元音/ə/、/ɛ/的崩潰，但他並未提出通行腔朝台南音的系統變化的預測。

洪惟仁（2002）的研究發現年輕人有[o]、[ɔ]不分的趨勢，陳淑娟（2004）對台北高中生的調查也顯示，64%的受試者有[o]、[ɔ]混淆的趨勢。而從一些台灣閩南語的調查，我們也發現有些地方[o]、[ɔ]不分，例如宜蘭仁澤方言（鄭縈 1998）、澎湖的湖西、吉貝（張屏生 2000）、大牛欄方言（陳淑娟 2004）以及紅毛港閩南話（張屏生等 2008）……等，其中陳淑娟（2004）關於大牛欄方言的 163 份調查，發現大牛欄[o]、[ɔ]不分的系統因為結構對稱整齊，極為穩固不變，不易受到通行腔的影響。因此我們認為台灣閩南語通行腔也有可能由六元音朝向[o]、[ɔ]不分的五元音系統演變，因為現在台灣閩南語後元音/o/、/ɔ/過於接近，不符合分散理論所提的元音之間成足夠對比的原則，也不符合音韻對稱的原則，因此由/i、e、a、u、o、ɔ/六元音朝向[o]、[ɔ]不分的五元音系統演變，可以修正台灣閩南語通行腔元音系統結構上的缺陷。目前有少數台灣閩南語方言已經朝向五元音的系統演變，加上我們發現台灣年輕人的閩南語有[o]、[ɔ]不分的趨勢，因此台灣閩南語除了可能朝向台南的六元音系統演變之外，我們認為也可能朝向[o]、[ɔ]不分的五元音系統變化，這個假設需要有更多新的台灣語言調查資料來印證。

2.2.2 台灣閩南語陰、陽入單字調的變異與變化

關於台灣閩南語的陰、陽入單字調，過去的研究指出台中地區陰、陽入不分（Chang 1972、鄭良偉 1978、1997，丁邦新 1980，楊秀芳 1991，張裕宏 2001，洪惟仁 2003a……等），中部以外其餘各地的調查記錄都顯示陰、陽入有分別。

洪惟仁對於喉塞尾陽入單字調的變異提出這樣的看法（2003a:165）：

現在最強勢的是南部的高短調和北部的中長調。……中長調是整個中部以北除西海岸的海口腔以外最普遍的變體，中短調[20]則是中長調的進一步發展，台中附近很通行，但在我們調查的老漳區和老泉區，勢力極微。

洪惟仁（2003a）的研究針對喉塞尾的陽入調做調查，對喉塞尾陽入調的變異有細緻深入的分析，然而其研究卻沒有針對[-p]、[-t]、[-k]尾陽入調的變異做進一步的討論。

對於陰、陽入單字調的變異與變化，廖瑞昌針對台灣二十二縣市的調查發現：台灣的閩南語入聲調，如果是[-p]、[-t]、[-k]尾則陰、陽入有不分的現象；而喉塞尾的陽入單字調有趨向於讀非塞音尾的現象（2004:100）。這個研究結果與過去許多台灣閩南語的調查記載大多數地區陰、陽入有別，情況極為不同。

前人的調查研究中，各地陰入調值大多為中短調[32]，表現相當一致。而陽入調則大致有三種類型：(1)維持原本的陽入調：南部陽入調為高（降）調，中部為中短調；(2)台中陽入調讀同陰入的中短調；(3)宜蘭、台北的喉塞尾陽入調喉塞尾消失，讀中長調。究竟現在台灣閩南語陰、陽入單字調產生怎樣的變異與變化？演變的方向究竟是如廖瑞昌所說的趨向陰、陽入混同，或者依舊陰、陽入有別？喉塞尾的陽入調是變成中長調，或者趨向於與陰入調值相同的中短調？變化的過程是否如詞彙擴散論所言，透過個別詞彙逐步擴散，並且存在新舊變體共存的階段？這些疑問，我們還需要進一步的分析與解釋。

上述有關台灣閩南語元音系統以及陰、陽入單字調的變異與變化，過去的研究做了部分的討論，但是各地的情況不同，不同的學者看法也有分歧，因此亟需再做進一步的調查研究，才能明確的瞭解台灣閩南語陰、陽入單字調以及元音系統的演變方向。

3. 研究方法與資料來源

本研究的討論主要來自台灣閩南語十一個方言點的資料，這是史皓元等人在 2005 年、2006 年到台灣調查的資料（曹志耘 2008），發音人都是 1931-1945 年出生、世居當地的男性。調查點包括台北樹林、宜蘭冬山、花蓮吉安、台東市、高雄鳳山、台南市、嘉義市、雲林崙背、彰化和美、台中大里、南投名間等，運用的是字表調查。我們從這些字表調查歸納整理本文所要討論的幾組音，作為討論的參照點。

除了字表調查之外，本文也以南投鹿谷方言的詞彙調查，具體觀察老、中、青三代陰、陽入單字調的變異與變化，以下分別說明資料來源及調查過程。鹿谷方言的調查時

間從 2006 年 3 月到 2007 年 4 月之間陸續完成，筆者在 2006 年三月先以廣興村 90 歲的林劉閩老太太為發音人，用字表調查歸納整理鹿谷方言的音韻，並蒐集日常會話以及幾近失傳的謎猜、褒歌等。

之後我們再針對要分析的陰、陽入單字調，設計詞彙表。我們根據[-p][-t][-k][-ʔ]不同韻尾，各設計 10 個詞彙，以口語常用、容易詢問的詞彙為主。2007 年 3 月到 4 月間，研究者帶領一位訪員，採用方便抽樣的方式，透過鹿谷鄉的農會總幹事以及當地友人的安排與介紹，先後到鹿谷鄉農會門市部、瑞田農會門市部、老人日托中心、三家鹿谷民宿、廣興村村辦公處及若干村民住家調查訪問，老、中、青各 20 位，總計訪問 60 位鹿谷居民。

4. 研究結果與討論

研究結果與討論主要就台灣閩南語元音系統的發展趨勢，以及陰、陽入單字調的變異與變化兩方面加以分析。我們將歸納整理台灣各地老輩閩南語這兩組音的現況，據此對應到討論的問題。

4.1 從典型發音人的字表調查看台灣閩南語的變異與變化

以下就《漢語方言地圖集》的調查資料，分別描述說明台灣閩南語元音系統以及陰、陽入單字調的變異與變化。

4.1.1 台灣閩南語元音系統的變異與變化

台灣閩南語的元音系統主要有三種類型（見表 1），第一類是「不對稱的六元音系統」，這個系統除了低元音/a/之外，有兩個前元音/i/、/e/以及三個後元音/u/、/o/、/ɔ/，屬於不對稱的結構；第二類是「對稱的五元音系統」，這個系統除了低元音/a/之外，有兩個前元音/i/、/e/以及兩個後元音/u/、/o/，屬於前後對稱的結構；第三類是「對稱的六元音系統」，這個系統有低元音/a/、央元音/ə/、兩個前元音/i/、/e/以及兩個後元音/u/、/ɔ/，屬於前後對稱整齊的結構。就整個元音系統的結構來說，第一類的結構不對稱，後元音/o/、/ɔ/的距離過於接近、不易分辨，第二類及第三類的元音系統比較對稱整齊，例如大牛欄方言及宜蘭仁澤方言將[o]、[ɔ]混同為/o/的系統，前後各兩個元音，比通行腔對稱整齊。對稱的五元音及六元音的系統，符合音韻對稱的原則；而對稱的六元音系

統，央元音/ə/及中後元音/ɔ/的區別，也比通行腔更加符合分散理論所提出的元音之間成足夠對比、有助於語音辨識的原則。

表 1 台灣閩南語的元音系統

第一類 不對稱的六元音系統 (通行腔)		第二類 對稱的五元音系統 (大牛欄/宜蘭仁澤)		第三類 對稱的六元音系統 (台南、高雄)	
i	u	i	u	i	u
e	o	e	o	e	ə
	ɔ				ɔ ⁴
a		a		a	

由《漢語方言地圖集》整理的台灣各地老輩閩南語的後中元音如表 2，其中可以看出老輩的閩南語還是以表 1 的第一類「不對稱的六元音系統」較多，後元音有/ɔ/、/ɔ/ 分別的方言點有宜蘭、台中、南投、雲林、嘉義等五個方言點；其次是第三類的「對稱的六元音系統」，除了台南、高雄之外，另外我們也看到這種對稱的系統擴張到彰化及台東，共計四個點，通行腔的/ɔ/在彰化可能是[ɔ]也可能是[ɔ]；另外我們還看到一個有趣的現象，第二類的「對稱的五元音系統」，也有花蓮、台北兩個方言點，通行腔的/ɔ/、/ɔ/，花蓮混為/ɔ/，台北混為/ɔ/。⁵

由台灣各地典型發音人的閩南語調查資料中，我們看到台灣閩南語元音系統演變的兩種可能，一個可能是張屏生、董忠司論及的有央元音/ə/的台南音系統。台灣閩南語原本前二後三的不對稱結構，後元音/ɔ/、/ɔ/只有高、低略有差異，區別不明顯，如果變成台南方言的系統，不僅讓元音系統變成前二後二的對稱平衡結構，也讓易於混淆的/ɔ/、/ɔ/，從原本後中高元音/ɔ/與後中低音/ɔ/的些微差異，轉變成後元音/ɔ/與央元音/ə/的較大差異，兩者的唇型圓、展也有所不同。因此，這個變化擴大了元音系統音與音的距離，使元音與元音之間呈現較大對比，這樣的變化符合音韻對稱以

⁴ 董忠司(2001)描寫台南的後中元音是/ɔ/。

⁵ 史皓元調查的九個點只有台北樹林是[ɔ]、[ɔ]不分的五元音系統，其元音系統異於台中、嘉義、雲林、宜蘭等地[ɔ]、[ɔ]有別的六元音系統。表 2 的花蓮吉安由秋谷裕幸所調查，花蓮也是[ɔ]、[ɔ]不分的五元音系統。

及分散理論提出元音系統形成的重要原則。

表 2 台灣各地老輩閩南語的後中元音

方言點	台東 ɔ̃、ʌ ⁶	花蓮 o	宜蘭 ɔ̃、o	台北 ɔ̃	台中 ɔ̃、o	南投 ɔ̃、o	彰化 õ、ʌ	雲林 ɔ̃、o	嘉義 ɔ̃、o	台南 ɔ̃、ʌ	高雄 ɔ̃、ʌ
路	lo ₂₂	lo ₃₃	lo ₃₃	lo ₃₃	lo ₂₂	lo ₃₃	lo ₂₂	lo ₂₂	lo ₂₂	lo ₃₃	lo ₂₂
古	ko ₄₁	ko ₅₂	ko ₅₂	ko ₅₂	ko ₅₁	ko ₅₂	ko ₅₁	ko ₅₁	ko ₅₁	ko ₅₁	ko ₅₁
苦	khɔ ₄₁	khɔ ₅₂	khɔ ₅₂	khɔ ₅₂	khɔ ₅₁	khɔ ₅₂	khɔ ₅₁	khɔ ₅₁	khɔ ₅₁	khɔ ₅₁	khɔ ₅₁
五	gɔ ₄₄	go ₃₃	gɔ ₃₃	gɔ ₃₃	gɔ ₂₂	gɔ ₃₃	go ₂₂	gɔ ₂₂	gɔ ₂₂	gɔ ₃₃	gɔ ₂₂
虎	hɔ ₄₁	ho ₅₂	hɔ ₅₂	hɔ ₅₂	hɔ ₅₁	hɔ ₅₂	ho ₅₁	hɔ ₅₁	hɔ ₅₁	hɔ ₅₁	hɔ ₅₁
戶	hɔ ₂₂	ho ₃₃	hɔ ₃₃	hɔ ₃₃	hɔ ₂₂	hɔ ₃₃	ho ₂₂	hɔ ₂₂	hɔ ₂₂	hɔ ₃₃	hɔ ₂₂
初	tshɔ ₄₄	tshe ₄₄	tshɔ ₅₅	tshɔ ₄₄	tshɔ ₄₄	tshɔ ₅₅	tshɔ ₄₄	tshɔ ₄₄	tshe ₄₄	tshɔ ₅₅	tshɔ ₄₄
雨	hɔ ₂₂	ho ₃₃	hɔ ₃₃	hɔ ₃₃	hɔ ₂₂	hɔ ₃₃	hɔ ₂₂	hɔ ₂₂	hɔ ₂₂	hɔ ₃₃	hɔ ₄₄
芋	ɔ ₂₂	o ₃₃	ɔ ₃₃	ɔ ₃₃	ɔ ₂₂	ɔ ₃₃	ɔ ₂₂	ɔ ₂₂	ɔ ₂₂	ɔ ₃₃	ɔ ₂₂
寶	pʌ ₄₁	po ₅₂	po ₅₂	pɔ ₅₂	po ₅₁	po ₅₂	pʌ ₅₁	po ₅₁	po ₅₁	pʌ ₅₁	pʌ ₅₁
討	thʌ ₄₁	tho ₅₂	tho ₅₂	thɔ ₅₂	tho ₅₁	tho ₅₂	thʌ ₅₁	tho ₅₁	tho ₅₁	thʌ ₅₁	thʌ ₅₁
好	hʌ ₄₁	ho ₅₂	ho ₅₂	hɔ ₅₂	ho ₅₁	ho ₅₂	hʌ ₅₁	ho ₅₁	ho ₅₁	hʌ ₅₁	hʌ ₅₁

台灣閩南語元音系統演變的第二種可能是/o/、/ɔ̃/混而為一，形成五元音的系統。宜蘭、台中、南投、雲林、嘉義等地元音前二後三的不對稱結構，/o/、/ɔ̃/的距離過於接近，如果[o]、[ɔ̃]不分，變成同一個音位，這樣的變化除了讓元音系統對稱之外，也符合分散理論所說的，音與音呈現較大或足夠的對比，讓音與音之間的混淆程度降低。

由上述討論我們可以看到，彰化、台東以及花蓮、台北四個點的老輩閩南語都已經朝向更加對稱整齊的元音系統變化，彰化、台東與台南、高雄一樣是對稱的六元音系統，

⁶ 表 2 中台東、彰化、台南、高雄等地的元音，台灣學者一般記央元音[ə]或後展唇的[ɻ]，史皓元記[ʌ]。

⁷ 洪惟仁(1992: 132)指出：「北臺中入聲本調陰陽不分，南臺中入聲陰陽還可分得清」，表中台中大里的老輩發音人，陰入、陽入還是有別，其陰陽入單字調的表現與南投較為接近，不同於北台中的陰陽入不分。

不過目前對稱的六元音系統，勢力還是無法擴展到中部以北。花蓮、台北用另一種方式讓元音系統簡化、並更加對稱，這兩個方言[o]、[ɔ]混同為一個音位，這樣變成更對稱整齊的五元音。我們可以預測未來這兩個讓元音系統更加對稱整齊的類型，可能會逐漸取代現今大多數不對稱的六元音系統，然而最後究竟是南部六元音或者台北、花蓮的五元音系統勝出，仍有待日後進一步調查分析。

4.1.2 陰入、陽入單字調的變異與變化

過去的研究顯示台灣各地陰入調值多為中短調[32]，而陽入調為南部的高（降）調或中部以北的中短調，陽入單字調的變異與變化則大致有兩類：(1)陽入調同於陰入的中短調[32]；(2)喉塞尾的陽入調，喉塞尾脫落消失，讀中長調[33]。如前所述，洪惟仁（2003a）認為喉塞尾的陽入單字調最強勢的是南部的高短調和北部的中長調，至於像台中一樣陰、陽入不分，陽入也讀中短調則是很弱勢的聲調。然而廖瑞昌（2004）的調查卻顯示整個台灣閩南語入聲調，如果韻尾是[-p]、[-t]、[-k]，則陰、陽入有不分的現象，這樣的研究結果與過去的方言調查極為不同。

如果陰、陽入調開始產生變化，那麼可能透過詞彙擴散的方式進行，在變化的過程應該會存在新舊形式並存的階段。然而，從過去的調查研究，我們看到前人對於各地的陰入調或陽入調，都是標示固定的調值，並沒有說明陽入調有新、舊變體共存的現象。因此我們很難將過去陰、陽入有別的研究結果，與陰、陽入混而為一的趨勢聯繫起來，因為我們看不到變化的過程。





我們首先歸納整理《漢語方言地圖集》的調查結果，嘗試從中找尋音變的趨向。表 3 是台灣各地老輩閩南語喉塞尾的陰入、陽入單字調，我們加上兩個記號標示喉塞尾陽入字的兩種變異，表 3 中凡是框框加灰底  的音標是表示「該例字雖然是陽入字，但卻讀同陰入調」，例如台東的“活  ”不讀陽入原本的高調，而讀同陰入的中短調；加框框不加灰底  的音標則是表示「喉塞尾消失，讀中長調」，例如宜蘭的“舌  ”。表 3 中我們看到喉塞尾陽入單字調的主要變化類型有二，一類是變成中長調，第二類是讀同陰入的中短調。字表中喉塞尾陽入調的變化，以喉塞尾丟失、變成中長調的比例最高，這與洪惟仁（2003a）的調查結果及預測相同；其次是喉塞尾陽入調讀中短調，與陰入調值相同。喉塞尾的陽入調與陰入調相較起來，產生變異與變化的大多是陽入調，陰入調相對較為穩定。

表 3 台灣各地老輩閩南語[-ʔ]尾的陰入、陽入單字調

方言點	台東	花蓮	宜蘭	台北	台中	南投	彰化	雲林	嘉義	台南	高雄
-ʔ尾陰入調											
割	koaʔ2	kuaʔ42	koaʔ21	kuaʔ21	koaʔ21	kuaʔ31	koaʔ21	koaʔ21	koaʔ3	kuaʔ2	koaʔ3
八	poeʔ2	pueʔ42 peʔ42	peʔ21	poeʔ21	peʔ21	peʔ31	poeʔ21	peʔ21	peʔ3	peʔ2	peʔ3
雪	seʔ2 soat2	seʔ42 suat43	seʔ21	sAʔ21 soaʔ21	seʔ21	seʔ31	seʔ21 soaʔ21	seʔ21 soat21	soat5 seʔ3	seʔ2	soat3 seʔ31
尺	tʰioʔ2	tʰioʔ42	tʰioʔ21	tʰioʔ21	tʰioʔ21	tʰioʔ31	tʰioʔ21	tʰioʔ21	tʰioʔ3	tʰiAʔ2	tʰioʔ3
-ʔ尾陽入調											
舌	tʰi41 tʰiʔ4	tʰi33	tʰi33	tʰi33	tʰi22	tʰi33	tʰi22	tʰi22	tʰi51	tʰi51	tʰi51
活	oaʔ2	ua33	oaʔ4	uaʔ3	oaʔ3	ua33	oaʔ21	oaʔ4	oaʔ5	uaʔ4	oaʔ51
藥	iAʔ2	io33	ioʔ4	ioʔ21	ioʔ3	io33	ioʔ4	ioʔ21	ioʔ3	iAʔ2	ioʔ5
白	peʔ2	pe33	peʔ4	peʔ3	peʔ3	pe33	peʔ4	peʔ4	peʔ3	peʔ4	peʔ5
麥	beʔ4	be33	beʔ4	be33	be22	be33	be22	be22	be22	beʔ4	be324

說明：◻框框加灰底的是陽入字卻讀同陰入的中短調，◻加框框則是陽入字的喉塞尾消失讀中長調，加灰底◻則表示陰入字卻讀同陽入調。

從表 3 我們發現十一個方言點中，沒有一個方言點六個喉塞尾陽入調的例字，完全維持既有的陽入調並保留喉塞尾，也就是現今台灣老輩閩南語的陽入單字調其實已經起了某種程度的變化。喉塞尾陽入調的變化透過詞彙擴散進行，有的變了，有的還保留舊的形式不變，喉塞尾的陽入字有的讀中長調，有的讀同陰入的中短調，有的維持原有的陽入調。以詞彙擴散的觀點來看，陽入調的變化包含未變、已變的形式，變化規律如下表 4 所示。喉塞尾陽入調變成中長調，雖然被洪惟仁 (2003a) 注意並調查研究，不過洪惟仁 (2003a) 調查的是北部老漳腔，我們仍然需要調查台灣其他地區的閩南語，對此現象進行詳細的描述和分析。

表 4 喉塞尾陽入調的變化規律

規律	陽入調 → 陰入短調或中長調
a 未變化階段 (舊形式)	陽入調
b 變化階段 (新舊並存)	陽入調 陰入短調或中長調
c 完成階段 (新形式)	陰入短調或中長調

從表 3 我們看到喉塞尾陽入調的變異與變化主要有兩類，一類是讀同陰入的中短調，例如台東市的“活[oaʔ2]”、“藥[iʌʔ2]”、“白[peʔ2]”都讀同陰入的中短調，這是陽入調變化後的新形式，不過舊形式還是存在的，台東的“麥[beʔ4]”還是維持原有的陽入高調。各地老輩的字表調查中，喉塞尾的陽入字並沒有完全讀同陰入的中短調，台東、台南、高雄都是有部分詞彙讀同陰入的中短調，但是部分仍然維持陽入的高調；喉塞尾陽入調另外一類的變化是喉塞尾消失，讀中長調，花蓮、南投喉塞尾的陽入調都已經變成中長調[33]，這兩個點的喉塞尾陽入調的變化，已經到達完成階段，宜蘭、台中則是有程度不等的變化，大半維持既有的陽入調，少數變成中長調。台北、彰化、雲林、嘉義喉塞尾的陽入調變體都有三種，有的讀中長調，有的與該方言陰入調值相同，有的維持原有的陽入調，這四個方言點屬於新舊形式並存，新形式有中長調以及中短調兩種。

接續我們要討論喉塞尾陽入調讀中長調，或者讀同中短調，兩個變體之間有沒有先後變化的關係，是否如洪惟仁(2003a)所言：中短調是中長調的進一步發展，或者變化順序剛好相反。字表調查中，就各個方言點的變異與變化來分析，我們看到喉塞尾陽入調的變異與變化有三個趨勢：(1)一律變成中長調：南投、花蓮的喉塞尾陽入調完全變成中長調，台中大里及宜蘭則有部分例字變成中長調，這幾個方言點的喉塞尾陽入字沒有讀同陰入短調的變體。(2)讀同陰入的短調，沒有變成中長調：在台東、台南、高雄，我們只看到部分喉塞尾陽入字讀同陰入短調，沒有變成中長調的例子。(3)讀成中長調或同於陰入的中短調兩種形式並存：在台北、彰化、雲林、嘉義我們看到喉塞尾陽入字有的變成中長調，有的讀同陰入的短調，有的維持原本的陽入調，這四個方言點新舊形式並存。字表調查的資料呈現的是：喉塞尾陽入調有的讀同中短調，例如台東，有的變成中長調，例如花蓮、南投。台東有半數喉塞尾陽入字讀同中短調[2]，半數維持陽入調[4]，但是沒有例字是讀中長調的；台中大里及宜蘭則有部分喉塞尾陽入字變成中長調，但是卻完全沒有讀同陰入的短調。從台東與花蓮、南投的喉塞尾陽入調的變異與變化，我們看到喉塞尾陽入調的兩種新變體：中長調或中短調，但是無法看出喉塞尾陽入調變成中長調或讀同中短調，兩者之間有先後關係。

除了喉塞尾的陽入字之外，接續我們再檢視[-p]、[-t]、[-k]的陰入、陽入單字調有沒有產生變異與變化。表 5 是台灣各地閩南語[-p]、[-t]、[-k] 尾的陰入、陽入單字調，其中如果是「陰入調卻讀同陽入調的例字」，我們會加灰底表示，例如彰化和美“急kip4”，本來應該是讀陰入調“急[kip21]”，但是發音人卻讀同陽入的高調；相對的，如果是「陽入調卻讀同陰入調的例字」，我們則會加灰底並加底線，例如雲林崙背的“盒ap21”，本來應是該讀陽入高調“盒[ap4]”，但是發音人卻不讀高調，反倒讀同陰入調[21]。從表 5 我們看出[-p]、[-t]、[-k]尾的陰入、陽入單字調，完全區分的有台東、花蓮、

宜蘭和南投四個點，⁷其他七個方言點[-p]、[-t]、[-k]尾的陰入、陽入單字調，則有少部分例字是陰、陽入混同的狀況，也就是陰入字讀成陽入調，或者陽入字讀同陰入調。

各方言點中，尤其以嘉義市的發音人陰、陽入混同的程度比較明顯，該發音人[-p]尾的兩個陰入字“接tɕiap5”“急kip5”，不讀陰入的中短調[3]，反倒讀同陽入的高調[5]；相反地，[-t]尾的陽入字“賊tshat3”，不讀陽入的高調，卻讀同陰入的中短調；[-k]尾的陽入字“毒tok3”、“六lak3”、“菊kiok3”也都讀中短調。我們再進一步調查這位嘉義發音人的家人，⁸發現這位嘉義發音人的妻子（73歲，世居嘉義）也是呈現陰、陽入單字調或混或分的現象；而他的兒子（42歲）則是[-p]、[-t]、[-k]的陽入單字調全部讀同陰入的中短調[32]，[-ʔ]的陽入單字調也大多讀同陰入的中短調，僅有少數喉塞尾陽入字脫落喉塞尾，讀中長調[33]，整體看來，這位嘉義中年男性陰、陽入單字調已經大部分混同。從嘉義發音人及其兒子陰、陽入單字調的比較分析，我們看到老年人有程度不等的混淆，中年人混同程度加劇。

⁸ 筆者替史皓元安排若干方言點的發音人，其中嘉義發音人是筆者熟識的長輩，所以我們根據調查結果再對這家人的陰、陽入單字調做進一步的觀察。

表 5 台灣各地老輩閩南語[-p]、[-t]、[-k]尾的陰入、陽入單字調

方言點	台東 陰入 2 陽入 4	花蓮 陰入 43 陽入 3	宜蘭 陰入 21 陽入 4	台北 陰入 21 陽入 3	台中 陰入 21 陽入 3	南投 陰入 31 陽入 3	彰化 陰入 21 陽入 4	雲林 陰入 21 陽入 4	嘉義 陰入 3 陽入 5	台南 陰入 2 陽入 4	高雄 陰入 3 陽入 5
-p 尾陰入調											
接	tɕiap2	tɕiap43	tɕiep21	tɕiep21	tɕiap21	tsiap31	tɕiap21	tɕiap21	tɕiap5	tɕiep2	tɕiap3
急	kip2	kip43	kip21	kip21	kip3	kip31	kip4	kip21	kip5	kip4	kip3
-p 尾陽入調											
盒	ap4	ap3	ap4	ap3	ap3	ap3	ap4	ap21	ap5	aʔ4	ap5
十	tsap4	tsap3	tsap4	aʔ21 ɕip3	tsap3	tsap3	tsap4	tsap4	tsap5	tsap4	tsap5
-t 尾陰入調											
切	tshet2	tɕhiet43	tɕhiet21	tɕhiet21	tɕhiet21	tshiet31	tɕhiet21	tɕhiet21	tɕhiet3	tɕhiet2	tɕhiet31
結	ket2	kat43	kiet21	kiet21	ket21	kiet31	ket4	ket4	kiet3	ket2	ket3
筆	pit2	pit43	pit21	pit21	pit21	pit31	pit21	pit21	pit3	pit4	pit31
七	tɕhit2	tɕhit43	tɕhit21	tɕhit21	tɕhit21	tshit31	tɕhit21	tɕhit21	tɕhit3	tɕhit2	tɕhit31
骨	kut2	kut43	kut21	kut21	kut21	kut31	kut21	kut21	kut3	kut2	kut3
-t 尾陽入調											
罰	hoat4	huat3	hoat4	huat3	hoat3	xuat3	hoat4	hoat21	hoat3	huat2	hoat5
賊	tshat4	tshat3	tshat4	tshat3	tshat3	tshat3	tshat4	tshat4	tshat3	tshat4	tshat5
力	lat4	lat3	lat4	lik3	lat3	lat3	lit4	lat4	lat5	lat4	lat5
直	tit4	tit3	tit4	tit3	tit3	tit3	tit4	tit4	tit5	tit4	tit5
-k 尾陰入調											
角	kak2	kak43	kak21	kak21	kak21	kak31	kak21	kak21	kak3	kak2	kak3
北	pak2	pak43	pak21	pak21	pak21	pak31	pak21	pak21	pak3	pak2	pak3
色	ɕik2	ɕik43	ɕik21	ɕik21	ɕik21	sik31	ɕik21	ɕik21	ɕik3	sik2	ɕik3
國	kok2	kok43	kok21	kok21	kok3	kok31	kok21	kok21	kok3	kok2	kok3
竹	tik2	tiik43	tik21	tik21	tik3	tiek31	tik21	tik21	tik3	tik2	tik5
-k 尾陽入調											
墨	bak4	bak3	bak4	bak3	bak3	bak3	bok21	bak4	bak5	bak4	bak5
毒	tok4	tok3	tok4	tok3	tɔk3	tok3	tok4	tok4	tok3	tok4	tok5
六	lak4	lak3	lak4	lak3	lak3	lak3	lak4	lak4	lak3	lak4	lak5
局	kiok4	kiok3	kiok4	kiok3	kiok3	kik3	kiok4	kiok21	kiok3	kiok4	kiok5

從表 5 我們看到[-p]、[-t]、[-k]尾的陰入、陽入單字調，⁹也有少部分陰、陽入混同的現象，陰入字讀同陽入調，或陽入字讀同陰入調，兩個方向混淆的例字相當，都是十一個例字。過去陰入字讀同陽入調是很少被注意或討論的，在典型發音人的語料中，我們看到了陰、陽入混同的另一個方向，即陰入字讀同陽入調，雖然這只是零星的現象。喉塞尾的陽入調，主要的變異與變化是陽入讀中長調或讀同陰入的中短調兩種變體，不過[-p]、[-t]、[-k]尾則有陰入字讀成陽入調，或陽入字讀成陰入調的情況，兩者勢力相當，但是為數較少。

⁹ 這裡台北調查的“十[ɕip]”是文讀音，其他點調查的是白話音。

4.2 鹿谷方言陰、陽入單字調的調查分析

由上述的討論，我們認為陰、陽入混同的現象已經不限於台中地區，然而台灣各地陰、陽入聲調的變化，仍需要更多變化中的語言資料，透過老、中、青三代的調查進一步討論。以下我們以鹿谷方言的調查為例，比較老、中、青三代陰、陽入不分的趨勢。

我們先針對一位典型發音人(90歲女性，世居鹿谷)進行調查，發現其陰入單字調為[32]，[-p]、[-t]、[-k]尾的陽入單字調讀中短調[33]，喉塞尾的陽入單字調讀中長調[33]。關於鹿谷方言陰、陽入單字調的變異與變化，我們調查鹿谷老、中、青各20人，總計60人，設計四十個詞彙，包括[-p]、[-t]、[-k]、[-ʔ]尾的陰入、陽入字。我們的調查發現，不管是[-p]、[-t]、[-k]、[-ʔ]尾的陽入單字調，鹿谷老、中、青都有程度不等的陽入混到陰入的現象，也就是陽入字讀同陰入調的[32]。

我們歸納鹿谷的老、中、青在[-p]、[-t]、[-k]、[-ʔ]不同韻尾，陽入讀同陰入調[32]的比例。表6是鹿谷的老、中、青陽入字讀成陰入調[32]的比例，由表6的統計結果發現[-p]、[-t]、[-k]、[-ʔ]陽入字混到陰入的整體趨勢是：青年層陽入調讀[32]的比例最高，青年層有79%將[-p]尾陽入字讀成陰入調的[32]；至於[-t]尾的陽入字，青年層讀[32]的比例更高達82%；[-k]尾陽入字讀同陰入調的比例也有75%。陰、陽入混同的比例隨著年齡層的降低而遞增，例如[-p]尾陽入字，老年組陽入字讀同陰入調[32]的比例為40%，中年組為43%，青年組為79%。老、中、青在[-t]、[-k]陽入單字調讀成陰入調[32]的比例，也是呈現類似的趨勢。各年齡層陽入字讀同陰入調[32]的平均比例，依序是老年36.2%、中年44.5%、青年73%，可見隨著年齡遞減，鹿谷方言陰、陽入單字調混同的趨勢更加明顯。

表6 鹿谷老、中、青陽入字讀同陰入調[32]的比例

不同韻尾				各韻尾陽入字讀同
	老年	中年	青年	陰入調[32]的比例
[-p]	40%	43%	79%	54%
[-t]	34%	49%	82%	55%
[-k]	39%	48%	75%	54%
[-ʔ]	32%	38%	56%	42%
各年齡層				
平均比例	36.2%	44.5%	73%	51%

四個韻尾中，[-ʔ]尾陽入調讀同陰入調的比例相對較低，例如青年[-ʔ]尾陽入字讀[32]

的比例為 56%，低於[-p]、[-t]、[-k]尾陽入字讀同陰入調[32]的比例。中年喉塞尾陽入單字調讀同陰入調[32]的比例為 38%，老年為 32%，也都低於其他韻尾陰、陽入單字調混同的比例。[-ʔ]尾陽入單字調讀同陰入調[32]的比例較低，是因為一部份的[-ʔ]尾陽入單字調丟失了喉塞尾，讀中長調[33]。

表 7 是老、中、青喉塞尾陽入單字調的變異與變化，我們發現不管老年、中年、青年，陽入讀同陰入調[32]的比例，都高於陽入丟失喉塞尾變成中長調的比例。如前所述，關於台灣閩南語喉塞尾陽入調的變異與變化，洪惟仁（2003a）的調查發現陽入丟失喉塞尾變成中長調是最優勢的變體。洪惟仁的調查主要是針對北部六個老漳腔，不過位於中部的鹿谷陽入單字調的變異與變化卻顯示：鹿谷喉塞尾陽入調的變體中，最強勢的變體是讀同陰入短調[32]。在喉塞尾陽入調的變異中，不管是老年、中年或青年，各年齡層陽入字讀同陰入短調[32]的比例，都高於陽入變成中長調[33]的比例。

表 7 鹿谷老、中、青喉塞尾陽入單字調的變異與變化

	老年	中年	青年	平均數
中短調[32]	32%	38%	56%	42%
中長調[33]	28%	25%	18%	24%

相反的，陽入讀中長調的比例卻隨著年齡層的降低而減少，老年層陽入讀中長調[33]的比例有 28%，青年層只剩 18%。老年層喉塞尾的陽入字讀同陰入短調[32]的比例是 32%，陽入變成中長調的比例有 28%，喉塞尾的陽入字讀同陰入短調的比例略高於讀中長調的比例；中年層陽入讀同陰入調[32]的比例是 38%，讀中長調的比例為 25%；青年層兩類變體的差距更大，青年層陽入讀同陰入調[32]的比例是 56%，讀中長調[33]的比例卻只有 18%。

我們看到鹿谷喉塞尾的陽入字有兩個變體在競爭，一個是中長調[33]，一個是讀同陰入的中短調[32]。由喉塞尾陽入字變成中長調的比例，隨著年齡層的降低而遞減的趨勢，我們發現鹿谷喉塞尾陽入字的變異與變化，與洪惟仁（2003a）調查的幾個方言點不同。洪惟仁關於北部的調查發現，喉塞尾的陽入單字調，以中長調的變體最強勢；不過在中部的鹿谷方言，我們看到陽入調讀同陰入的中短調[32]是最強勢的變體，顯然不同地區或不同的方言點有各自的變化。位於中部的鹿谷方言，其陰、陽入聲調的變化，趨近於台中的陰、陽入不分，這與洪惟仁（2003a）調查的台灣北部老漳腔閩南語的變化趨勢不同。

過去的研究和調查只有指出台中陰、陽入不分，其他各地台灣閩南語的研究都呈現

陰入、陽入單字調有別，只是各地音值有所不同。不過在現在老輩的閩南語中，我們卻看到其實各地典型發音人的閩南語，陰入、陽入單字調都有程度不等的混淆；而在鹿谷方言中，我們看到老、中、青三代都有陽入調讀同陰入中短調[32]的現象，尤其青年層[-p]、[-t]、[-k]尾的陽入調，讀同陰入中短調[32]的比例高達 75%以上。在陽入調的變異與變化中，我們發現新舊形式並存是非常普遍的，60 位受訪者中，只有一位中年人及兩位青年人陽入單字調完全變成[32]，這三位受訪者陰、陽入混同達到變化完成階段，其他人都處於程度不等的變化。我們發現在鹿谷陽入調讀同陰入的中短調[32]是普遍的現象，並且陽入調讀同陰入中短調的比例隨著年齡遞減而增加，陰、陽入混同的程度最高的是青年層，而不是社會壓力最大的中年層，這顯示鹿谷的陰、陽入混同是一個進行中的變化，而不僅是年齡級差（age-grading）的現象。

上述討論的是台灣閩南語元音系統及陽入、陰入單字調的變異與變化，從《漢語方言地圖集》的調查資料，我們看出台灣閩南語部分的語音變異與變化，已經體現在老輩發音人的閩南語中。例如張屏生（2000）董忠司（2001）認為台南、高雄有央元音/e/的六元音系統，逐漸形成優勢音，我們在老輩的閩南語中，的確看到台東和彰化是南部六元音的系統。然而，我們也看到另一個可能的優勢音，就是[o]、[ɔ]混而為一的五元音系統，例如花蓮、台北。而在陰、陽入單字調的變異與變化中，我們看到台灣老輩閩南語的陰、陽入已經有程度不等的混淆，透過鹿谷方言的調查，我們更具體的看到陰、陽入混同是一個進行中的變化。

5. 結論

台灣閩南語的發展演變是持續進行的，本文從台灣各地典型發音人的字表調查資料，印證張屏生、董忠司認為台南的六元音系統是優勢音的預測，同時我們也看到台灣閩南語的元音系統變化的另外一種可能，就是[o]、[ɔ]混而為一的五元音系統。台灣閩南語通行腔/i、e、a、u、o、ɔ/的六元音系統，因為結構不對稱平衡，以及/o/、/ɔ/過於接近、不易辨識，因此有逐漸被南部的六元音系統及[o]、[ɔ]不分的五元音系統取代的可能，五元音系統因為結構對稱、平衡，也是另一種優勢元音系統，這個預測與觀察是過去鮮少被注意或討論的。

而對於台灣閩南語陰、陽入聲調的變異與變化，本文從台灣各地典型發音人的字表調查中，看到喉塞尾陽入調讀中長調是最優勢的變體，這呼應了洪惟仁（2003a）的研究結果。而關於鹿谷方言的調查，則呈現中部閩南語異於北部的變化趨勢，我們的調查發現，鹿谷方言陽入單字調讀同陰入的中短調[32]是最強勢的變體。

本文的主要貢獻有二，其一是我們從近三年台灣各地老輩閩南語的調查資料中，找出台灣閩南語元音系統變化的兩個類型。台灣閩南語元音系統的演變，除了過去被廣泛討論的南部六元音系統，因為結構對稱整齊，加上/ə/、/ɔ/的區別比通行腔的/o/、/ɔ/更明顯，因而被認為是優勢音之外，另一種結構也對稱整齊的五元音系統，其實也已經在部分老輩發音人的閩南語中出現。這個結果對應到洪惟仁（2002）、陳淑娟（2004）發現年輕人有[o]、[ɔ]混而為一的趨勢，台灣閩南語優勢的元音系統可能不只是南部六元音而已，[o]、[ɔ]混同為一的五元音系統，是另一個台灣閩南語元音系統發展的可能。本文提出並論證前人論述較少注意或討論的另一類台灣閩南語元音系統的變化，即[o]、[ɔ]混同的五元音系統。

本文的第二個貢獻是釐清各韻尾陰、陽入單字調變化的趨勢，描述分析陰入、陽入單字調變化新、舊變體共存的過程。過去的研究都記載了台灣閩南語各地陰、陽入單字調的差異，僅有台中地區有陰、陽入單字調不分的現象，然而少數研究（廖瑞昌 2004）卻提出[-p]、[-t]、[-k]尾的陰、陽入單字調，有趨於混同的現象。如果本來有分別的兩個聲調逐漸混而為一，那麼勢必有一個新舊變體共存的過程，最後才是新變體取代舊變體。我們從《漢語方言地圖集》近三年的調查，看到台灣的典型發音人閩南語都有程度不等的陰入、陽入單字調混同的現象，這聯繫並說明了陰、陽入有別與陰、陽入混同的論述之間，經歷了音變詞彙擴散的過程。過去的研究鮮少全面的論述各個韻尾陰、陽入單字調的變異與變化，更缺乏對這些現象的描述與分析。本研究從各地老輩閩南語的調查資料看到陰入、陽入單字調變化的詞彙擴散過程。[-p]、[-t]、[-k]的陰、陽入有四個方言點是處於「未變」階段，陰入、陽入有分別，不混同，其餘七個方言點以及本文調查的鹿谷方言處於變體共存，即「未變和已變的形式並存」的階段。喉塞尾的陽入單字調變化與[-p]、[-t]、[-k]的陽入調不同，有兩個方言點已經達到「已變」階段，全部變成中長調，與陽去調的調值相同，其餘方言點則處在「未變和已變形式並存」的階段，沒有一個方言點的喉塞尾陽入調是完全處於「未變」階段，亦即各方言點的喉塞尾陽入調都有程度不等的變異與變化。本文描述台灣閩南語陰入、陽入單字調變化詞彙擴散的動態過程，呈現陽入單字調未變、新舊變體共存、已變的三個階段。

參考文獻

- Chang, Yü-hung. (張裕宏) 1972. Tone system in Shangfeng dialect: A Southern Min dialect. *Unicorn* (Chi-Lin) 9:41-54.
- Disner, Sandra. 1983. Vowel quality: The relation between universal and language-specific factors. *UCLA Working Papers in Phonetics* 58, 1-158.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Eugene E. Loos, Susan Anderson, Dwight H. Day, Jr., Paul C. Jordan, and J. Douglas Wingate, eds. 2004. *Glossary of Linguistic Terms*. <http://www.sil.org/linguistics/glossary/OfLinguisticTerms/contents.htm>.
- Hockett, Charles F. 1966. The problem of universals in language. In *Universals of Language*, ed. by Joseph H. Greenberg, 1-29.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Katamba, Francis. 1989. *An Introduction to Phonology*.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
- Liljencrants, Johan, and Björn Lindblom. 1972.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vowel quality systems: The role of perceptual contrast. *Language* 48: 839-62.
- Lindblom, Björn. 1986. Phonetic universals in vowel systems. In *Experimental Phonology*, ed. by John, Ohala and Jeri J. Jaeger, 13-44. Orlando, FL: Academic Press.
- . 1989. Explaining phonetic variation: A sketch of the H&H theory. In *Speech Production and Speech Modeling*, ed. by W. Hardcastle and A. Marchal, 403-39.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 1990. On the notion of possible speech sound. *Journal of Phonetics* 18: 135-52.
- Maddieson, Ian. 1984. *Patterns of Soun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chane, S. A. 1973. *Generative Phonology*.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 Wang, William S. Y. (王士元) . 1969. Competing changes as a cause of residue. *Language* 45: 9-25.
- 丁邦新. 1980. 《台灣語言源流》。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
- 丁邦新、楊秀芳. 1991. 《台北市志社會志語言篇》。台北市：台北市文獻委員會。
- 王士元、沈鍾偉. 1991. 〈詞彙擴散的動態描寫〉，《語言研究》1: 15-33。
- 沈鍾偉. 1995. 〈詞彙擴散理論〉，石鋒編《漢語研究在海外》31-47。北京市：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
- 洪惟仁. 1989. 〈台灣諸語言之分布與融合消長之競爭力分析〉，《台灣風物》39.2: 43-80。

- . 1992. 《台灣方言之旅》。台北市：前衛出版社。
- . 2002. 〈變化中的汐止音：一個台灣社會方言學的個案研究〉，《第二十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76-98。台南市：成功大學中文系。
- . 2003a. 《音變的動機與方向：漳泉競爭與台灣普通腔的形成》，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 2003b. 〈台灣話j聲母的衰退：一個社會方言學的調查研究〉，《第八屆國際暨第二十一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389-415。高雄市：高雄師範大學。
- 洪惟仁、曹逢甫、王旭、何大安. 2001. 〈台灣閩南語音韻演變趨向：新竹、清水、麥寮、鹿港部份(2/3)調查報告〉，國科會研究計畫成果報告(編號 NSC 89-2411-H-155-004)。
- . 2002. 〈台灣閩南語音韻演變趨向：宜蘭、澎湖部份及方言地圖(3/3)調查報告〉，國科會研究計畫成果報告(編號 NSC 90-2411-H-155-009)。
- 徐大明主編. 2006. 《語言變異與變化》。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
- 曹志耘主編. 2008. 《漢語方言地圖集》。北京市：商務印書館。
- 張屏生. 2000. 《台灣閩南話部分次方言的語音和詞彙差異》。屏東市：國立屏東師範學院。
- . 2007a. 《台灣地區漢語方言的語音和詞彙：論述篇》。台南市：開朗雜誌。
- . 2007b. 《高雄閩南話語彙集》。台南市：開朗雜誌。
- 張屏生、謝孟宓、張毓仁、呂茗芬. 2008. 〈紅毛港閩南話語音變化的社會調查〉，第七屆台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
- 張裕宏. 2001. 《白話字基本論：台語文對應&相關議題淺說》。台北市：文鶴出版社。
- 陳淑娟. 2004. 《桃園大牛欄方言的語音變化與語言轉移》。台北市：國立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
- 楊秀芳. 1991. 《台灣閩南語語法稿》。台北市：大安出版社。
- 董同龢、趙榮琅、藍亞秀. 1967. 《記臺灣的一種閩南語》。台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董忠司. 1991. 〈臺北市、臺南市、鹿港、宜蘭等四個方言音系的整理和比較〉，《新竹師院學報》5: 31-64。
- . 2001. 《福爾摩沙的烙印：台灣閩南語概要》。台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 廖瑞昌. 2004. 《台語入聲調之現況研究》，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及其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鄭 綦. 1998. 〈宜蘭方言的語音變化〉,《第十六屆全國聲韻學研討會論文集》1-18。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所。
- 鄭良偉. 1997.《台語的語音與詞法》。台北市：遠流出版社。
- 鄭良偉、謝淑娟. 1978.《台灣福建話的語音結構及標音法》。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

陳淑娟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語文學系

suchuan@seed.net.tw

The Vowel System Change and the Yin-/Yang-entering Tonal Variations in Taiwanese Hokkien

Shu-chuan Chen

Department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National Hsinchu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This study aims to probe the vowel system change and the Yin-/Yang-entering monosyllabic tonal variations in Taiwanese Hokkien. In the first part, we analyze the variations of the vowel system in Taiwanese Hokkien by means of a wordlist investigation into eleven dialects in this language, and bring forth variational rules as accords phonological symmetry and adaptive dispersion theory. Our research tells that there exists asymmetry in the six-vowel system /i, e, a, u, o, ɔ/ by the fact that /o/ and /ɔ/ as two vowel systems are too close to be distinguished from each other. This fact results in an on-going divergence of two prestigious variations. One refers to a six-vowel system that we are having particularly in Tai-nan and Kao-hsiung, and the other refers to a five-vowel system where /o/ and /ɔ/ might merge into one in such areas as Da-niu-lan and Jen-tse. In the second part, we find that different codas consequentiate different realizations of the Yin-entering and Yang-entering monosyllabic tonal variations. With a glottal stop, a monosyllabic Yang-entering tone tends to become a mid-long one in some dialects, while it can also become a mid-short tone as in the case of a Yin-entering one in other dialects; still in other dialects, the two tonal variations happen to coexist. When the coda is [-p], [-t] or [-k], sporadic mergence happens between Yang-entering and Yin-entering tones. To sum up, this current study contributes both to finding two subtypes of the vowel system change in Taiwanese Hokkien, and to clarifying the way in which the Yin-entering and Yang-entering monosyllabic tonal variations are realized as the coda varies dynamically with its lexical diffusion in this language.

Key words: Taiwanese Hokkien, vowel system change, Yin-entering tonal variation, Yang-entering tonal variation, adaptive dispersion theory, lexical diffusion